

红祸害人：影片《任长霞》副导演 聂春申急病身亡

【明慧网】继积极迫害法轮功而被中共树为“模范公安局长”的任长霞在二零零四年暴亡后，执导电视剧《任长霞》的资深副导演聂春申也于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凌晨突发急病死亡。除《任长霞》外，聂春申还导演过为中共党魁邓小平歌功颂德的电影《邓小平一九二八》，民众感叹说：红祸害人。

任长霞和丈夫双双毙命

据中共官方媒体说，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四日，四十岁的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所乘坐轿车与大货车相撞，车内其他人，包括司机都安然无恙，而坐在最安全位置的任长霞却被当场撞死。

民众议论说：越先进的人，越替中共卖命，越先进地獄。任长霞等人就是例子。

据知情人说，任长霞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气。任长霞的同行很清楚：在他们身边的官员、警察，几年来因为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而遭天谴的事太多了。

任长霞死后三天都闭不上眼。当地很多老百姓讲，那是有人找她讨命。其妹跟人说：“过去我不信法轮功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我真的相信了！”

任长霞的丈夫卫春晓，在其妻离奇车祸毙命的四年后，突发脑溢血而亡，死时四十五岁。曾被中共当局大肆渲染的任长霞，其家现今仅留下孩子一人。当地群众感叹

红祸害人，跟随共产党作恶祸及家人。

副导演聂春申暴病身亡

据大陆媒体的有关报导，聂春申是大陆电影圈的资深副导演，属于副导演中的老师级人物。

中共为了欺骗民众，于二零零四年拍电视剧《任长霞》，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树立为“模范公安局长”。聂春申参与该片拍摄，任副导演。电视剧《任长霞》被中共利用来欺骗百姓，在“保先”运动中大力宣传。拍完《任长霞》后的两三年，聂春申因病两年没有出来工作，却未曾想到这是上天的警示。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凌晨，正在上海松江车墩基地拍摄红色主旋律电影《上海一九二五》的副导演聂春申突发急病，因抢救无效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近几年人们发现很多主动为中共站台吆喝、帮中共粉饰太平、欺骗民众、为中共恶行捧场的急先锋们，相继遭受厄运，有的还因此失去性命。

不论做什么行当，是否家财万贯，首先要坚守良心，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在中共恶贯满盈，上天要对其进行惩处之时，还替中共作宣传、歌功颂德，替中共辩护，与中共套近乎，是一件多么危险、多么不值得的事情，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希望所有误入贼船、被中共利用的人，尤其是社会名流、演艺界人士能从中得到警示。

海啸给人的启示

几年前，令人惊悚的南亚海啸，瞬间卷走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在海啸留下的一片残垣废墟中，人们意外的发现竟有佛像安然不动，丝毫无损。

几年后，海啸再次向日本冲来时，人们从录像中惊恐的看到，海啸就像无数狂奔的疯狂的野牛，势不可挡，所过之处，汽车、货船、军用飞机、建筑物瞬间被吞没卷走。在无情的海啸面前，人类是那样的无能，渺小。

然而，和南亚海啸一样，人们再一次在一片废墟中看到了耸立不倒的佛像。两次大海啸之后，都有耸立不倒，安然无恙的佛像出现，

是在告诉人们什么呢？日本海啸发生前，在马来西亚，人们罕见的看到佛像睁眼、开口的景象，而且是几尊佛像同时睁眼、开口，时间持续长达一小时。十天后，日本发生了大地震、海啸、核泄漏……从南亚海啸，至日本海啸的发生，只相隔几年。而几年之内，连续发生几次大地震，两次大海啸，实在不寻常。

其实，这几年各种异象纷呈，冬天下雨，夏天下雪，洪水、干旱、沙尘暴、山崩、地陷、天坑、地震，海啸等等天灾人祸连续不断。其实天灾人祸不断，都是上天对人们的警示，人类真的面临如何才能得救的问题了。

那么答案在哪里呢？在古今中外的预言里，《圣经》上说，人类到末法时期，天上的万王之王要下世正法救人。《佛经》上也说，天上的转轮圣王要下世救人。释迦牟尼预言，当三千年才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在人间出现时，就是转轮圣王已下世在正法救人。赶快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天机真相尽在其中。



斯里兰卡加勒寺庙前，佛像在海啸中丝毫无损。



2011年3月11日日本宫城县名取市，一尊地藏菩萨像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



警察将史红波折磨致命危才放人



史红波生前照片

大连法轮功学员史红波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共迫害中离世。他生前在大连劳教所、本溪市威宁营洗脑班遭到酷刑折磨，

恶警明知道他已被迫害出心脏病症，还对他进行高压电击折磨，逼他放弃信仰，并折磨他致命危时才放他回家。警察在用车拉生命垂危的史红波回家途中，还频频要他“坚持住，别死在车上”。很显然，警察是认为史红波难有生机，才放他回家的。

直接参与迫害史红波的有：大连西岗区日新街派出所警察于永刚、刘杉；大连市劳教所警察何旭东、周厚明、董阁奇、李茂江、王化金、张峰、刘征、王兴路、孙涛；本溪威宁营所谓的“法制转化中心”恶警王爱国、杨冬冬、张书等以及社区六一零人员马某、汪某等人。

史红波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已于2011年3月4日在明慧网上报道。这里是恶警迫害史红波事实补充：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四日早上，史红波刚走出家门准备上班，突遭西岗区日新街派出所警察于永刚、刘杉等多人绑架，同时遭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丛丕晶、史红波年迈母亲。

警察对史红波的住所洗劫之后，将他们三人劫持到大连市西岗区日新派出所非法审问了一天，当晚史红波、丛丕晶被关押进大连市看守所，

其母亲被放回家。史红波后被劫持到大连劳教所非法劳教。

在大连市劳教所，史红波拒穿号服、拒出工，被捆绑在死人床上一周，期间遭恶警周厚明等用电棍电击、“飞机式”等手段迫害。参与迫害史红波的警察还有董阁奇、李茂江、王化金、张峰、刘征、王兴路、孙涛等。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大连市劳教所大队长何旭东等人突然将史红波、刘伟、龚旭东秘密劫持到本溪市威宁营所谓的“法制转化中心”继续迫害。此时史红波已被迫害出心脏病症，何旭东把此情况告诉洗脑班警察。然而次日，中队长王爱国问副大队长杨冬冬：“用电棍电他（史红波）哪儿？”杨说：“这小子身体这么结实，想电他哪儿就电哪儿，只要当时不电死就行，有事找大连（劳教所）。”

结果警察用两根电棍对史红波从头电击到脚、包括肛门等处，史红波当即被电死过去。警察给史红波强行灌药后，见没有反应，中队长王爱国用皮鞋在史红波的全身踢了几脚，仍没有反应，这才叫普教用被褥将史红波抬到诊所抢救。



苏醒后的史红波，身体极度虚弱，不能进食，随即被转到普教大队，警察派一个患有肺结核很严重的普教人员包夹看管史红波。之后不长时间，史红波被传染上了肺结核，但狱警不予以治疗。史红波病情日趋恶化，生命垂危，直到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中队长王爱国对史红波说：“你可要坚持住，可别死在这里，马上送你回家。”随后跟大连劳教所联系。大连劳教所的何旭东等人用车将史红波接出，在车上史红波问他们：“你们还准备把我送哪儿？”何旭东说：“你要坚持住，别死在车上，直接送你回家。”警察怕被传染，将车窗全部打开，何旭东随后同金州区“六一零”人员将史红波拉到他家住的地方，史红波自己吃力地刚下车，还未站稳，史红波的母亲刚走出家门，警察一句话不说，关上车门，急速开走。整个过程证明，警察刻意将史红波往死亡边缘迫害。

三、四天后，金州区“六一零”指使社区“六一零”人员马某、汪某和先进街道办事处主任等三人到史红波家，逼仍处于生命垂危的史红波补写所谓的“三书”，并说如不写，还给拉回本溪市威宁营的“法制转化中心”去，遭到史红波的断然拒绝。他们随后又第二次上门骚扰。

史红波回家后，一直咳嗽、高烧不断，身体虚弱，于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晨离世。留下七十五岁的老母亲悲痛不已。

所有病症全没了

文/辽宁大法弟子 如意

我今年六十岁，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修炼法轮功。自己靠出门打工维持生计。二零零七年十月初，我高血压引起脑出血，觉得头晕目眩，被其它好心民工送入沈阳七三九医院，因为医药费太贵，住八天就出院。当时的状态是：右手拄着棍子，眼角斜，嘴流着口水，左手不好使，行动非常艰难，加上生活困难，真是痛不欲生。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有幸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我听师父的话，处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每天坚持学法、炼功，与人相处有了摩擦，知道是磨炼心性，我就以“真善忍”为标准，善待他人，真诚忍让。

不知不觉，身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走路都费劲儿，现在走路生风，非常轻松，高血压、脑出血引发的所有痛苦病症全没了。

更为神奇的是，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头发由白逐渐秃顶，可现在也长出黑黑的新发，真是返老还童，我做梦也没想到。是伟大慈悲的师父给了我新生，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我是流着热泪，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真心希望更多的世人能学法轮功，身心健康起来。我还要一如既往，走好以后修炼路，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曝光

大连南关岭监狱的罪恶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大连南关岭监狱长期以来打着“文明化管理”的幌子，实质上进行着封闭式、非法的残酷迫害。

2007 年 12 月 18 日，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铤仔监狱和抚顺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五、六十人）被秘密转移至大连南关岭监狱，实施更加残酷的进一步迫害，估计是中共在 2008 年奥运会前害怕国际社会了解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大连南关岭监狱首先以检查身体为由，强制扒光衣服，拍摄裸体录像。时隔一周，被非法关押在十二监区的法轮功学员白贺国，被监区长张树义、恶警赵晓琪及其所指使的犯人活活打死。本溪法轮功学员王权 2007 年 12 月末入监仅一周即被迫害致死。

沈阳法轮功学员曲德仁被扒光衣服洗凉水澡，被犯人用扫帚往其身上刷。锦州法轮功学员任晓北因呼喊“法轮功无罪”“法轮大法

好”被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十多名恶警殴打，后被强制关押禁闭室，时间长达一年之久，直至出监。法轮功学员曹阳因出面制止恶警行为，也遭到毒打。

2008 年年底，被非法关押在十三监区的法轮功学员王宝金被迫害致死。

被非法关押在十四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董维佳、王永君和十九监区的法轮功学员金德威、田晓飞及另外一位大连法轮功学员如今仍在遭受着迫害。

大连南关岭监狱长期不许法轮功学员给家人打电话。对患肺结核的人员不进行及时治疗，不隔离，依然强迫其从事劳动。原十四监区恶警苏文辉曾扬言：“都去看病了，谁干活？”“是和谐社会救了你们，这要在过去就得整死你们！”该恶警就曾经在禁闭室将犯人打死。

大连南关岭监狱从上至下腐败

邪恶至极，收受贿赂、勒索钱财、索要香烟和饮料，副监狱长赵德祥用长期勒索受贿的钱款四十万元向上级领导贿赂，买了个副监狱长的位置。该监狱为了创收牟利，迫使全监狱在押人员超负荷劳役，长期生产加工出口服装。如犯人郑昆超因完不成劳役任务，被监区狱警殴打后被关入禁闭室进行进一步迫害。该犯人被恶警电击阴部，造成阴部肿胀，小便失禁，精神失常。

为了掩盖迫害真相将该犯人转入十四监区强制继续出工参加劳动，后来该犯人被迫害成植物人。该监区恶警赵凉经常指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还向从事事务性劳役的犯人长期索要饮料收取贿赂，偷拿私人财产。



人性是人所具有的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正常的情感和理性。

众所周知，医院的宗旨是治病救人、维护人的身体健康。救死扶伤、维护人的健康也就构成了医生的天职，人道主义是医生的行为准则。人道指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道德。所以，行医是一个崇高而又神圣的职业，它对医生自身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

在一个正常的国度，警察本来是一个让人有神圣感的职业，因为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抓捕坏人，除恶扬善。所以，警察在对公民的人身安全及生命财产负责的同时，同样要为法律负责，他有责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既是警察的天职，也是警察应该也必须遵守的人道，这也是警察区别于其他人群的人性。

丧失人性的药物迫害

然而，在中共操控权力的中国大陆，医生、警察放弃自己的天职，丧失了作为人的人性，泯灭作为医生、警察的人性，进而沦为权力的奴隶，成为权力害人、杀人的工具。医生不是治病，而是害命；他们不是维护人的健康，而是摧残人的健康。警察不是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安全，而是扬恶除善的、草菅人命的帮凶，变成没有人格尊严的打手。以下通过几位大法修炼者的遭遇，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一些医生和警察的行径。

李秋侠是北京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八月八日，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在得知刚被释放的李秋侠想要将自己被精神病院迫害的遭遇上网后，当天就将其关押起来。在海军医院的背后支持下，李秋侠被送进解放军二百六十一精神病院精三科。护士用勺子翘开她的嘴灌药，还把鼻饲管插到胃里，用注射器把药推进去。一次护士见她背诵经文，就把她绑在柱子上，在两个太阳穴插上电针，施电刑作为惩罚。李在二百六十一医院期间，共被施电刑三次。医院使用的药物是“芬得劲”，每天十三片。

侯曼云是河北省涞源县涞源镇水云乡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春季，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将近两年之后，侯曼云又被中共人员劫持

到“洗脑班”（涞源电大院内）继续迫害，为了能够回家照顾年纪尚小的孩子，侯曼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结果，侯曼云被绑架进涞源县医院，医生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她拔掉针头，继续要求无条件释放回家；涞源县医院的医生再次强行注射不明药物，此药物注射之后，侯曼云出现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的症状。涞源县医院又准备强行注射第二针时，幸亏侯曼云的婆婆在场，老太太是明白人，发现情况不对，于是赶忙上前制止，才没被打第二针。即使这样，侯曼云的记忆力下降及反应迟钝症状两三个月后才消失。（接下一页）



酷刑演示：打毒针

戴礼娟女士、一九六三年出生，江苏无锡市法轮功学员，原无锡市第一副食品商店员工，因坚持信仰，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和二零零二年三月被中共恶警劫持进无锡市精神病院进行药物摧残。二零零三年，她两次被恶警绑架毒打迫害致生命垂危，导致全身瘫痪，一直到现在生活难以自理，几年来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现在全靠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照顾。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戴礼娟到北京天安门请愿，被遣返回本地并非法拘禁在无锡市精神病院（七院）四个月，多次被强迫注射不明药剂。



▲法轮功学员戴礼娟遭受药物迫害、毒打摧残，导致全身瘫痪，肌肉萎缩

二零零二年三月，她被非法抓进无锡金城湾洗脑班，恶人万会楼、王坚、吴俭、宁惠禹等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又一次将戴礼娟非法关到无锡市精神病院，每天强迫其吞食不明药物，长达五个月才放出来。

二零零三年的一天，她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抓到无锡市北塘区公安分局。恶警们对她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持续暴打，打得一夜连送两次医院，持续迫害了三天三夜，最后，恶警们发现她真的生命垂危，让家人去公安分局接人。

二零零三年六月戴礼娟被家人接回家，但由于在非法关押期间，恶警们长时间毒打和药物注射等残酷迫害，致使她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肌肉萎缩，说话也很艰难。

柳志梅，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临出狱前遭狱方注射毒针，回家后第三天突然药力

发作，精神失常。从二零零二年底直到二零零八年柳志梅出狱前，山东省女子监狱警邓济霞常带着柳志梅去监狱里小医院由犯人给打针，几乎天天打，柳志梅曾自述，所注射的部份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



遭受迫害前的
柳志梅

清华学子柳志梅
被迫害致疯

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迫害致精神失常（不包括被迫害精神崩溃在马三家死亡的），有的几年都没有好转，还是疯疯癫癫的；有的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有所好转，但精神状态不如从前；有的回到家不长时间，就失去了生命。

马三家的警察在摧残法轮功学员时毫无人性地说：“不放弃，不‘转化’，有多少得精神病的！”（言外之意，不“转化”就一直把你折磨的精神崩溃）。

宋慧兰，六十岁，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境内新华农场的居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再次被恶警绑架，宋慧兰绝食抗议。在汤原县看守所管教将宋慧兰按在铺上，给宋慧兰强行、快速滴入一瓶不明药物。宋慧兰感到剜心的难受，全身剧痛，满地打滚，连话都不能说，痛苦极了。宋慧兰在极痛苦中熬到晚上，发现右腿膝盖以下和右脚全变成黑色，膝盖以下全部失去知觉，身体发硬，不能行走。

女狱医看过宋慧兰的腿和脚之后说：“这腿废了”。从打完针以后，宋慧兰的大脑反应迟钝，舌头发硬，身体不听使唤，右腿变成青黑色，膝下肌肉坏死，象铁板一样，大小便失禁。

经过药物迫害后，宋慧兰的右脚开始发黑发肿，不能行走，瘫痪在床。这时的宋慧兰已奄奄一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汤原县看守所怕宋慧



▲腿脚变黑、坏死

兰死在看守因此承担责任，于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给宋慧兰家属打电话，让接人。

宋慧兰是被家人从看守所抱出来的。当时身体僵直、眼神发呆、不会说话，手、腿直挺挺的，不能回弯，象木头人一样，回到家后，家人才发现，宋慧兰的右腿以下，脚面、脚趾全部坏死，呈黑色，淌黄水，摸上去硬梆梆的，象铁板一样，一敲呼呼响。

家人于第二天、第三天连续带宋慧兰到佳木斯市的两大医院诊治，大夫看过之后都不收留，告之：已无治疗价值，只能截肢，还有生命危险。

以上几位法轮功学员遭受药物迫害的案例只是众多药物迫害的冰山一角。精神病院，顾名思义应该是以医疗手段对病人进行精神治疗的地方。

而中国大陆的精神病院却成为邪恶假借“精神病治疗”迫害精神正常的法轮功修炼者的犯罪场地。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成了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犯罪的渊薮。

警察、政府专职镇压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人员和部份医务人员，凌驾于法律、凌驾于医学诊断标准之上，任意将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关入精神病院，强迫服食、注射大量精神病治疗药物，这些药物药性和作用，对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的后遗症非常严重。

从被强迫进药后出现的一些症状看，许多修炼者遭受巨大的中毒性反应，譬如：失去记忆，严重头疼，精神恍惚，极端虚弱，无法控制的震颤，恶心，呕吐，失去知觉。

有证据证明，药物被超过正常用药量的很多倍使用，因而经常造成毁灭和不可逆的后果。